止園筆談

止園筆談卷五

樂亭　史夢蘭　香厓

宋寶祐丁巳淮東總領獻羨餘三百萬旨轉一官依舊職當時董鴻儀父以司戶參軍爲幕僚作奴戒譏之其辭曰董子官於南徐俸錢二百有三十券貯以篋百費取需焉卒兼旬而囊復閔閔焉數日以待繼有奴狡笑於旁曰使狡得職是篋當不至乏絶且有羸羨余甘其言也使職之已而默計其缾罄罍恥也呼狡來前問有餘狡曰有余曰子非以吾之券貸於人而取其倍稱之息歟不然則于牘草中之蚨歟狡曰亡是也狡能使郎有餘足矣奚以問爲余喜而歌曰昔嗇兮

今豐昔嗇步兮今從容月之羨以百計歲之羨以千計吾其免乎屢空信乎狡之爲吾謀也忠一夕月明步於庭有歌於牆陰者曰露零零兮露衣鶴翩翩兮夕飢鶴飢兮何憐傷子產之智兮而受校人之欺審而聽之吾史態也余曰態爾何歌之悲也曰自郎之任是狡也態不得以受子之備矣態不足計也以物售子者不得以受子之直矣子之所識窮乏者不得以時蒙子之惠矣余瞿然曰茲狡之所謂有餘者哉詰朝亟斥篋中券償之其羞澀也如初

古字婦負波媼通用案史記高帝紀有武負陳丞相世家有張負絳侯世家有許負皆以爲婦人班書如湻註俗謂老大

毋爲阿負師古引劉向列女傳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此古語謂老母爲負耳世家言戶牖富人張負索隱曰婦人老宿之稱然稱富人或然是大夫稱乎謂張負果婦人當是淸女之流亦富人也許負相者索隱引應劭註老嫗也蓋其負婦同音古文通用今婦亦作娘林謙之詩驚起何波理殘夢自註述夢中所見何使君蜀人以波呼之猶丈人也范石湖吳船錄記嘉州王波渡云蜀中稱尊老者爲波又有所謂天波月波日波雷波者皆尊之稱此王波蓋王老或王翁也宋景文嘗辨之謂當作皤字普直反涪州別駕自號涪皤或其俗云皤音波皤皤老貌也

今西域骨種羊盛行於中國冠服皆用之或謂骨種乃骨重之譌蓋謂羊無種理也余案元姚桐壽樂郊私語載楚石大師從駕上都漠北懷古詩有自言羊可種不信蘭成絲之句自注云大漠迤西俗能種羊凡屠羊用其皮肉惟留骨以初冬末日埋著地中至春陽季月上末日爲吹笳呪語有子羊從土中出凡埋骨一具可得子羊數隻此蓋四生胎外之化也亦不足怪特非中國所有致生疑耳後讀浦江吳立夫西域種羊皮書褥歌云波斯國中神夜語波斯牧羊俱雜虜當道刲刀羊可伐上城留種羊脛骨四圍築垣闘杵聲羊子還從脛骨生青草叢抽臍未斷馬蹄踏鐵繞垣行羊子跳踉卻

在草鼠王如拳不同老饕肉鋌則寒餒肥裁皮得作書林曾
南州俠客過西人昔得羊得令無倫君不見冰蠶之錦欲盈
尺康洽年來貧不貧此又云以脛骨種之與琦師目見之者
不同也蓋波斯別有種法如吳詩所問耳元劉郁西使記壠
種羊出西海以羊臍種土中溉以水聞雷而生臍系地中及
長驚以木臍斷便行嚙草至秋可食臍內復有種
司馬溫公以揚子論性爲近不取孟荀又謂性如地善如五
穀惡如莨莠地豈容只生穀而不生莠耶學者當除莠養穀
耳
江鄉淫祠有馬陂大王爲盜者多祀之亦能出爲靈響俗呼

殤神必是小人死爾忿懟之氣不泯而爲厲者也見朱會三

異同話錄

世傳梓潼文昌君從者曰天聾曰地啞蓋帝君不欲人之聰明盡用故假聾啞以寓意耳不然天地豈可以聾啞哉

啞中贅錄云過名山如讀異書倦則數行健則千里言不論途程以洞心快目而止

東坡志林云僧爾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莊民之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苦以青苗錢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言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一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償故爲是法以均之允從

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公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猶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削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先笑矣元符三年子雲過余言此負薪能談王道正謂允從輩也

宋林芳田間書載會友人游山檄語曰人有殘缺敗素稍一山一水愛之若異寶得之必千金至於日與真景會則略不加喜毋乃貴偽而賤真耶行樂之真今日正在我輩春雨既霽春風亦和或坐釣於鷗邊或行歌於犢外百年瞬息歡樂幾何肴核杯盤隨意所命毋以豐約拘也檄書馳告盍勇而前

宋靖康末金人立張邦昌顏博文作赦書云無德者亡知謳歌之已去當仁不讓信歷數之有歸等語無非吠堯之辭聞者駭愕及以大寶歸上表云孔子從佛肸之召意在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誓將誑楚其措詞亦詭矣不知何人秉筆明季周介生草李闖登極詔有云一夫授首四海歸心比堯舜而多武功較湯武而無慚德稱莊烈爲一夫尤小人之無忌憚者也或云項水心作按吳梅村嘗辯項鍾韋詔之誣見綏寇紀略

昔浦且子善弋者也詹何受其術而以釣聞吳道子師張顛筆法而世傳其畫以爲卓絕古之善學者蓋有爲方而不以

矩爲圓而不以規及其進於此則涯其想動其神千變萬化其迹旁歧結曲而不可以爲方其所以師焉者炳炳如丹矢是之謂善學迺如吮毫而知筆畫之豐省蹲磯以辨竿綫之浮沉詹吳且不爲而況不爲詹吳者乎故曰禹行而舜趨子張師之賤儒也

歷代方士皆謂有不死藥以惑時君旣而鍊藥不成或服藥而返速其死者多矣金源之末道士丘處機應蒙古國主聘問有何長生之藥對曰有衞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可謂傑然不羣者矣

宋袁褧楓窗小牘云古人稱士農工商爲四民今有六民眞

宗初即位王禹偁上五事有云古者井田之法農即兵也今執戈之士不復事農是四民之外又一民也自佛教入中國度人修寺不耕不蠶而具衣食是五民之外又一民也今自與洋人議和習天主教者紛紛皆是其所謂教民者在不僧不俗之間是又有七民矣

夢神曰趾離呼之而寢夢淸而吉有呪曰元州牂菅娶竺米題臨臥誦七遍吉

唐初功臣皆云圖形凌煙閣而河間元王孝恭碑乃作戢武門甍凌煙先名戢武而後改之耶封德彝名倫房元齡名喬高士廉名儉顏師古名籀而皆以字行今世俗稱秦叔寶曰

秦璵稱羅士信曰羅誠叔實士信似是其字而新舊唐書都無名璵名誠之文不知世俗所傳果何所本

宋朱彧可談云東坡倅杭州不勝杯酌部使者知公頗有才望朝夕聚首疲於應接乃號杭倅爲酒食地獄其後袁轂倅杭適郡將不協諸司緣此亦相疏袁語所親曰酒食地獄正值獄空傳以爲笑

宋九江碑工李仲甯刻字甚工黃太史題其居曰琢玉坊崇甯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碑姓名呼使仲甯仲甯曰小人家舊貧窶止因開雕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致飽煖今日以爲姦不忍下手議之者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此見王清臣

揮麈錄中令宋史通鑑諸書止載安民事不及此故錄之
宋丁謂南遷行過潭州自作齋僧疏有云補仲山之袞雖曲
盡於巧心和傅說之羹實難調於衆口其措辭亦云巧矣
中國以月晦爲一月天竺以月滿爲一月唐西域記云月生
至滿謂之白月月虧至晦謂之黑月又十二月所建各以所
直二十八宿名之如中國建寅之類是也黑月或十四或十
五日日月有大小故也中國節氣與印度遲爭半月中國以
二十九日爲小盡印度以十四日爲小盡中國之十六日乃
印度之初一日也見藏經
歸田錄云京師諸司庫務皆由三司舉官監當而權貴之家

子弟親戚因緣請託不可勝數爲三司使者常以爲患田元均爲人寬厚長者其在三司深厭干請然不欲峻拒每溫言強笑以遣之嘗謂人曰作三司使數年強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鞾皮聞者傳以爲笑

宋高文虎蓼花洲閒錄云熙甯末洛中有人耕於鳳凰山下獲石碣方廣二尺餘乃婦人撰夫誌銘君姓曹氏名醴字禮夫世爲洛陽人三十歲兩舉不第卒於長安道中朝廷卿大夫鄉閭故老聞之莫不哀其孝友睦婣篤行能文何其天之如是邪唯兒聞之獨不然乃慰其母曰家有南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教其子凡累乎陰陽之間者生死數不可

逃夫何悲喜之有哉丙子年三月十八日卒以其年十月十五日葬於鳳凰山之原予姓周氏君妻也歸君室八載矣生子一人尚幼以其恩義之不可忘故作銘焉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達此理哀哉何言其生也浮其死也休終何爲哉慰母之憂

永平府北鄙皆山山水數十年一溢卒皆穴田飄屋土人謂之發蛟案唐陸禋績水經常言蛇雉遺卵於地千年而爲蛟其蛟出殼之日害於一方洪水飄蕩吳人謂之發洪吾鄉之所謂發蛟或即是歟

唐鄭畋傳是鬼胎其母卒後與其父亟再合而生其事載尉

遲偓中朝故事中原委甚悉世傳鬼子在日中無影董青𡡉人與男鬼交而生者也此以女鬼與男交而生人尤屬罕聞

宋孝宗留心經術無所不涉奏對官被顧問者多致失措有王過者蜀人上殿孝宗驟問曰李融字若川謂何過卽對曰天地之氣融而爲川結而爲山李融之字若川如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喜遂詔改官樞密編修

遼人謂宋使爲赦例郞君謂依赦例日行五百里也

宋周湊司勳死在寅間任掠剩大夫凡人財有定分或其經營或其種植稍多其數彼卽往取世人不知也見王韜隨手雜錄觀此則貪得無厭之心亦可少息

朱孫穆雞林類事載高麗方言天曰漢㮈　日曰姮　月曰契黒隘切　雲曰屈林　風曰孛纜　雪曰嫩　雨曰霏微

雪下曰嫩恥凡下皆曰恥　雷曰天動　雹曰霍　電曰閃

霜露皆曰率　霧曰蒙　虹曰陸橋　鬼曰幾心　神曰神通　佛曰孛　仙人曰遷　一曰河屯　二曰途孛　三曰洒斯乃切　四曰迺　五曰打戌　六曰逸戌　七曰一急

八曰逸答　九曰鴉好　十曰噎　二十曰戌沒　三十曰實漢　四十曰麻兩　五十曰舜　六十曰逸舜　七十曰一短　八十曰逸頓　九十曰鴉順　百曰醞　千曰千

萬曰萬　旦曰阿慘　午曰稔宰　暮曰古㮈或言古沒　前

曰記載　昨日曰訖載　今日曰烏捺　明日曰轄載　後日曰母齊　約明日至曰轄烏受勢凡約日至皆曰受勢年春夏秋冬同　上曰頂　下曰底　東西南北同　土曰轄希　田曰田　火曰孛　山曰每　石曰突　水曰没海曰海　江曰江　溪曰溪　谷曰丁蓋　泉曰泉　井曰烏没　草曰戌　花曰骨　木曰南記　竹曰帶　栗曰監銷檻切　桃曰枝棘　松曰鮮子南　胡桃曰渴來　柿曰坎梨曰敗　林檎曰悶子計　漆曰黃漆　茭曰質姑　雄曰鶻試　雌曰暗　雞曰喙音達　鷺曰漢賚　雉曰雉賚鴿曰弼陀里　鵲曰渴則寄　鶴曰鶴　鴉曰打馬鬼　雁

曰哭利弓幾 禽皆曰雀譚 雀曰賽斯乃切 虎曰監蒲南切
牛曰燒去聲 羊曰羊 豬曰突 犬曰家稀 貓曰鬼尼
鼠曰㺃 鹿曰鹿 馬曰末 乘馬曰轄打平聲 皮曰渴
翅 毛曰毛 角曰角 龍曰稱 魚曰水脫別恙切 鱉曰
閉 蟹曰慨 鰒曰必 螺曰蓋慨 蛇曰蚍 蠅曰蠅
蟻曰螻 蝨曰裾 蚤曰批勒 蟣曰側根施 蟇曰蚖鋪
人曰人 王曰王 客曰孫命 官曰員理 士曰進寺儘
切 吏曰主事 商曰行身 工匠曰把指 農曰宰把指
兵曰軍 僧曰福田 尼曰阿尼 游子曰浮浪人 匃
曰匃剩 倡曰水作 盜曰婆兒 倡人之子曰故作 樂

工曰亦故作多倡人子爲之稱我曰能奴合切問你汝誰何曰儂僀祖曰漢了秘父曰子了秘母曰了秘伯叔亦皆曰了查秘叔伯母皆曰了子秘兄曰長官嫂曰長漢吟娣曰婡妹男子曰吵喃音吵南弟曰了兒妹曰了慈女子曰漢吟自稱其夫曰沙會妻亦曰漢吟自稱其妻曰細婢亦曰陛臂男兒曰了姐亦曰同婆記女兒曰寶姐亦曰古召育曹兒父呼其子曰了加孫曰了寸了姐舅曰漢了秘姑曰漢了彌婦曰了寸母子兄曰訓鬱母子弟曰次鬱姨妗亦皆曰了子彌頭曰麻帝髮曰麻帝核試面曰梌翅眉曰疏步眼曰嫩耳曰愧口曰

邑　齒曰你　舌曰蠍　面美曰㮈翅朝勳　面醜曰㮈翅沒朝勳　心曰心音尋　身曰門　胸曰軻　背曰骰馬末

腹曰擺　手曰遜　足曰潑　肥曰骨鹽眞亦曰鹽骨易成　瘦曰安里鹽骨眞　洗手曰遜時蛇凡洗濯皆曰時蛇　白米曰漢菩薩　粟曰田菩薩　麥曰密頭目　大穀曰麻帝骨

酒曰酥孛　醋曰生根　醬曰密祖　鹽曰蘇甘　油曰畿入聲林　魚肉皆曰姑記　飯曰朴舉　粥曰謨做　茶曰茶湯水　飲酒曰酥孛麻蛇　凡飲皆曰麻蛇　煖酒曰蘇孛打里　凡安排皆曰打里　勸客飲盡食曰打馬此　醉曰蘇孛速　不善飲曰本道安里麻蛇　熟水曰泥根沒

冷水曰時根沒　飽曰擺咱七加反　飢曰擺咱安理　金曰
那論義　珠曰區戍　銀曰漢歲　銅曰銅　錢曰歲　絲
曰絲　麻曰三　羅曰速　錦曰錦　綾曰菩薩　絹曰及
布曰背　苧曰毛　苧布曰毛施背　幞頭曰幞頭　帽
子曰帽　頭巾曰土捲　袍曰袍　帶曰腰帶亦曰謁子帶　皁
衫曰軻門　被曰泥不　袴曰珂背　裩曰安海珂背　裘
曰裘　鞋曰盛　襪曰背戍　女子蓋頭曰子母蓋　鍼曰
板榛　夾袋曰南子木蓋　女子勒帛曰實帶　綿曰實
繡曰繡　白曰漢　黃曰那論　青曰青　紫曰質背　黑
曰黑　赤曰赤　紅曰眞紅　緋曰緋　染曰沒涕里　秤

曰雌字　尺曰作　升曰力音隹　斗曰抹　印曰印　車曰車　船曰擺　席曰登音登　薦席曰質薦　椅子曰馳馬　卓子曰食床　林曰林　燭曰火炬　簾曰箔　燈曰活黃下曰簾箔　恥曰囉　匱曰枯孛　傘曰聚笠　扇曰孛來　笠曰蓋音渇　梳曰苾音必　篦曰頻斉　齒刷曰養支　合曰合子　盤子曰盤　瓶曰瓶　銀瓶曰蘇乳　酒注曰瓶砣　盞盤曰臺盤　釜曰吃枯吃反　盆曰雅數耶　帚曰宰　碗曰已顯　楪曰楪至　盂曰大耶　匙曰戊　茶匙曰茶戊　箸曰折七吉反　沙羅曰戊羅亦曰敖耶　硯曰皮盧　筆曰皮盧　紙曰垂　墨曰墨　刀子曰割　剪刀曰割子

盞　骰子曰節　鞭曰鞭　鞍曰末鞍　轡曰轡　鼓曰濮

旗曰旗　弓曰活　箭曰薩亦曰矢　劍曰長刀　火刀曰

劃刀　斧曰烏子盞　炭曰蘇戍　柴曰孛南木　香曰寸

索曰郝朴又曰　索縛曰那沒香　射曰活索　讀書曰乞

鋪　寫字曰乞核薩　畫曰乞林　榜曰柏子　寢曰作之

興曰你之　坐曰阿則家囉　立曰立　臥曰乞寢　行

曰欺臨　走曰連音打　來曰烏囉　去曰匿家入囉　笑

曰胡臨　哭曰胡住　客至曰孫烏囉　有客曰孫集移室

延　客入曰屋裏坐少時　語話曰替里受勢　擊考曰屋

打理　決罪曰滅製底　借物皆曰皮離受勢　問此何物

曰設審 乞物曰念受勢 問物多少曰密翅易成 凡呼取物皆曰都囉 相別曰羅戲少時 凡事之畢皆曰得勞問曰雅蓋 生曰生 死曰死 老曰刀斤 少曰亞退存曰薩囉 亡曰朱幾 有曰移實 無曰不爲實 大曰黑根 小曰胡根 多曰覺合及 少曰阿榛 高曰那棌 低曰棌則 深曰及欣 淺曰眼低

葉子奇草木子云草木一核之微而色香臭味花實枝葉無不具於一仁之中及其再生一一相肖此造物所以顯諸仁而藏諸用也

董穀豢龍子云賢者避世無道則隱此聖人之言處亂世之

律令也然周流列國而無所遇反爲沮溺輩所笑雖曰聖人急於救世憂樂並行不悖事勢與律令相反如伊傅呂望被來求我故事易成

宋濂潛溪邃言云聲韻出於天自然而不可易故歷代之遲重荆楚之剽疾其方言有不可一律齊者近世解詩者十五國風皆以一音叶之何邪是必有其故也

李夢陽空同子云車陸象舄舟水象魚盖不能不圓席不能不方知者行其所無事已矣私意鑿之哉

又云鋸之齒太平直則入木不行必有齟齬俗謂之料斯濟變之譬也泛駕之馬不羈之才用之易效

又云衆美容惡羣惡不容美如華屋有穢只見其華而莫求之下著一雕器則詫眼難窺矣故衆君子中不無小人而羣小人内絶無君子故治朝君子七而小人三不害其治而亂世容一君子不得

又云人之病痰火八九老人不宜盡去火虛人不宜盡去痰去之則愈病斯救世之譬也

又云書曰汝惟風下民惟草又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政之行風之行也關羽威振華夏晌侃千里不拾遺亦其風耳李斯論因渭水爲赤而關東盜愈繁漢武令直指使者誅捕無道而海内愈擾以不知風耳

傳曰知風之自

鄭曉古言云宋儒有功於吾道甚多但開口便說漢儒駁雜又譏其訓詁恐未足以服漢儒之心宋儒所資於漢儒者十七八只今諸經書傳註儘有不及漢儒者宋儒譏漢儒太過近世又信宋儒太過今之講學者又譏宋儒太過

胡憲仲仲子遺語云或問諸子論夫子作春秋其說詳矣尙有遺論乎曰春秋之作夫子懼文之勝質史氏之多曲筆而起也虞夏殷周之史皆聖哲也方其盛也紀善爲經紀惡爲戒而大道明於天下人莫敢肆焉及其末也如羲和篡后羿雖日食而不言仲康特師征焉何重若此也正謂國家所恃

以明王制而昭勸戒於後世者史官也故奸臣有不畏天子而畏史官者史官失職其誰畏之有周之衰也柱下史猶有老聃掌職周禮孔子往而問焉猶幸王制之存而文武之政可行於天下也及老聃西遊周禮散佚文無良史以繼之禮制不明僭逼彌甚此春秋所由作也

雍正六年　上諭內務府總管常明於盧溝橋蓋造官房令赴京應試舉子無盤查行李之擾並令崇文門查稅官員嚴飭巡役毋得借端稽留額外苛索至今著爲功令

誤吞鐵物剝新炭皮爲末調粥三碗與食其鐵自下見蘇沈良方

唐末黃巢之亂所至殺掠獨厚於同姓並黃梅黃岡等縣亦得免禍明末張獻忠亂蜀時亦於張亞子張桓侯廟大有增飾近粵匪楊秀青等初破安慶後過太平府獨不入城亦以其名與僞號相同故也古今盜賊之相似如此

五與午聲相同五月五日取節於午七與夕音相近七月七日取節於夕

康熙二十年四月二十一日陝西隆德莊浪二縣天降黑霜麥菜盡枯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陝西合水縣夜下黑霜將巳成麥豆方長秋禾凍死大半以上二條俱見邸抄

吳寶崖曠園雜志云泰甯許鼎自號武夷子嘗爲閩藩耿精

忠卒甲寅耿叛拘范總督承謨於府強之降范罵賊不屈守卒許百人許獨善事范范罵不絕口繼以詩衆卒莫敢具筆硯許以煤炭奉范畫字牆壁爲自序無何悲憤成疾口占武夷曲贈許自稱紅螺寺巨裔行者不數日自縊死耿燔其骨將沈諸海許陽諾之潛藏骨灰亂定奉　旨求骨不得許始出骨灰　上聞人咸稱爲義士武夷子

南史王琳傳記琳將戮舟鳴如野豬嘗讀其事而疑之沈葛士浩然浮海舟忽鳴殷如巨牛自旦至日中不止衆懼不能食舟人請曰當祭而祈之浩然不應作詩而自歌之曰石憑而言惟政之衰劍悲而嘯其將訴誰刳木爲舟鳴孰使之物

有變化吉凶安施冥冥滄海吾道在茲受命於天册汝何爲歌數闋而舟之鳴亦止

大興人蔺友芳父爲長班入貲授青浦令友芳目不知書坐衙判事悉聽左右指揮但張目四顧而已於是胥役橫行贓以萬計上司廉知百姓怨恨剌骨追印入告凡平日受害者環署大哭友芳驚悸遺矢滿地圍繞十晝夜不散競擔水荷帚灌濯縣堂屋梁庭柱俱以布拂拭之名曰洗縣見董閬石蓴鄉贅筆

新安吳楞香苑爲大司成時於太學啓聖祠土中獲元題名碑三一爲正泰國子貢試名記蒙古色目漢人皆有正副榜

別部落降元一爲至正十一年進士題名記蒙古色目列三甲狀元爲朶列圖漢人南人列三甲狀元爲文允中皆無榜眼探花一爲至正丙午國子中選題名記蒙古賜正六品色目賜從六品漢人賜正七品亦皆有正副榜可以考元人科甲之制此見東軒主人述異記正泰二字疑譌

鵝血治噎數飲即愈見鈕玉樵觚賸獻花寺僧條

今西安府學石經乃唐文宗勅定而成於開成者禮記首月令以尊明皇諱純字以尊憲宗其石舊在務本坊韓建築新城棄之於野朱梁時劉鄩用尹玉羽請遷故唐尚書省之西隅宋元祐中汲郡呂公始遷今學明嘉靖乙卯地震石經倒

損西安府學生員王堯惠等按舊文集其缺字別刻小石立於碑旁以便摹補唐書謂文宗朝石經遲棄師法不足觀然其用筆雖出衆人而法猶不離歐虞恐非晚近所及唯王堯惠等補字大爲紕繆

潮州鱷溪一名惡溪又名意溪唐宋時有鱷魚爲患人但知韓文公爲文驅鱷魚盡徙其族不知宋時其害未息咸平間通判陳堯佐捕而烹之有戮鱷魚文見吳青壇嶺南雜記

虞虹升云從古以日食月食爲天象之變故謂日食爲陰侵陽月食爲陽侵陰功令有護日護月之文愚謂此蓋未明乎天道者也夫日食者乃日月合度月在日下陽上陰下此爲

否卦月食者乃日月對度日與月衝陰上陽下此爲泰卦陰陽迭運否泰相巡萬物絪緼俱從此出若夫婦之交合然使日月不食則陽自陽陰自陰天地之和氣息矣萬物何自而生乎是故日月之食乃日月之所喜當此際者宜爲之賀不必爲之護也

又云從古謂有電而後有雷其說非也電乃發雷之光耳人自下望之則先見雷之光而響則自上而下必少遲而後聞之如今人於天黑時放爆竹近看則火光與響同至若遠看則先見火光一閃而響必徐徐後聞與雷電一理也爆竹大者火光大且急而響亦震爆竹小者火光小且緩而響亦輕

雷電亦然或問亦有電而不雷者何也曰予獨不見元宵時放花乎當放花時固無響矣故無雷之電必不及其閃爍今以無雷之電爲電則可以有雷之電爲電則不可何也有雷之電電從雷生如爆竹之有響即有光也則謂之雷蓋曰此非電也無雷之電止有電光如放花之有光而無響也則謂之電蓋曰此非雷也俱從其響與不響而辨之非從其有光無光而辨之也總之雷電二者俱陽氣之激發激發大則爲雷激發小則爲電至於雷之傳響則又與爆竹之傳響相似今人於山間放爆竹者一聲旋繞輒作數次起滅况雷之在太空乎知此則雷之傳響總屬一聲非若擂鼓然矣以上二

說見其所著天香樓偶得而日月食之說尤新故並錄之

松文清公筠蒙古人好爲擘窠書尤喜作大虎字毎覓大幅紙盡幅爲之間以贈人或人以紙求書者無弗應聞在江南督署有中軍某副將者軀幹甚雄偉適得大紙一幅磨墨數升求作虎字公披襟直揮而筆尙有餘瀋因順勢向某副將臉上一塗擲筆大笑曰此眞料張桓侯也某副將不但不以爲忤且以爲榮

王笠舫鄉嬛集載李東陽壽商文毅輅七十對聯云自古年華稀七秩本朝才望重三元案出何用人生七十古來稀語自是佳典惟我朝乾隆年間純廟壽登七秩自稱

古稀刻有古稀天子之寶則此後普天臣子斷不可再有古稀之稱而近日操觚者流尙有不知此事者所宜正告之也

道光年間湖南一縣令姓續名立人或戲以其姓名演成一對云尊姓原來貂不足大名倒轉豕而啼此語頗膾炙人口

古稱鶴爲胎禽而實亦卵生鮑明遠舞鶴賦云偉胎化之仙禽明言胎化而始爲仙禽也相鶴經云千六百年形定飲而不食與鸞鶴同羣脫化而產爲仙人之騏驥博物志云鴻鵠千歲皆胎生鶴鵠字通然則未千歲以前固依然卵生矣

吳退旃尙書體弱畏寒毎嚴冬必著夾褲綿褲皮褲三層京師戲稱爲三庫大臣

梁茝鄰中丞章鉅浪跡叢談云小住袁浦日有一河員來謁言親在睢口工次目擊合龍時實有神助顯應眾目共覩但不知此神何名耳余記得嘉慶初在京日閱邸抄是時和珅初伏法先是拿問入獄時作詩六韻賜盡後衣帶間復得一詩云五十年前幻夢真今朝撒手撇紅塵他時睢口安瀾日記取香煙是後身事後刑部奏聞奉 御批云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然則睢工之神其卽和珅乎和珅音與河神同或其名已爲之兆矣

果益亭將軍由四品宗室入翰林自言四品宗室中有個中甚不了了而口才頗佳者或嘲之曰胸中烏黑嘴明白余爲

代對曰腰際鵝黃頂暗藍以鵝黃對烏黑暗藍對明白皆極靈活家爲解頤近年有因㗭夷之擾捐輸得花翎者或嘲以楹聯云頭上有情影翠羽胸中無策退紅毛語含譏諷亦巧不可階也

嘉慶年間大考翰林有已開坊因名在三等改部郎者五人惟白小山鎔得免內有彭寶臣浚乃乙丑殿撰亦改部王楷堂比部爲作一對云三等狀元苦矣老彭辭柱下五人郎署危哉小白射鉤邊

宋周王元儼太宗第八子也生而穎悟廣顙豐頤懍不可犯名聞外夷燕薊小兒每遇夜啼其家必驚之曰八大王來也

兒帝卽止虜主每見南使未嘗不問王安否今戲劇中皆牽作太祖之子且每與太宗爲難殊可發一噱

崇正甲申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入京四月初二日頒僞儀制凡文武俱受權將軍節制行跪禮一二品官冠加雉尾一根公服俱用棋盤式方領補不論文武悉用獸品級以一雲至九雲別之僞官先在賊營者冠服如品新降臣止方巾色衣其未入流者箭衣大帽

初滿洲彼此稱呼曰阿哥有呼名者稱年高者曰馬發朋友曰姑促父曰阿馬母曰葛娘大伯曰昂邦阿馬叔曰曷克赤子曰濟女曰又而漢濟甥曰濟須即壻夫曰畏根妻曰又而

漢男人曰哈哈女人曰赫赫兄曰阿烘弟曰多嫂曰阿什姊曰格格妹曰那小厮曰哈哈朱子丫頭曰又而漢朱子好曰山音不好曰曷黑吃飯曰不打者夫吃肉曰煙立者夫吃酒曰奴勒惡米吃燒酒曰阿而吃惡米讀書曰必帖黑呼辣米射箭曰喀不他米書曰必帖黑筆曰非　墨曰百黑紙曰花傷硯曰硯洼金曰愛星銀曰蒙吾錢曰濟哈水曰目克木曰木土曰鼈烘火曰托炭曰牙哈有曰畢無曰阿庫是曰音喏不是曰洼喀富曰拜央窮曰呀打人曰亞馬坐曰突立曰衣立行曰弗立米走曰鴉波睡曰得多蜜去曰根吶蜜來曰朱要曰該蜜不要曰該辣庫小曰阿郎格大曰昂邦買曰烏打

蠻賨曰濕嗟蠻兩曰央錢曰卽喀一曰曷朮二曰朱三曰衣郎四曰對音五曰孫查六曰佞我七曰那打八曰甲工九曰烏示十曰壯百曰貪吾千曰銘牙萬曰土墨貂皮曰色克人蔆曰惡而訶打歌舞曰莾式有男莾式女莾式兩人相對而舞旁人拍手而歌每行於新歲或喜慶之時右見吳桭臣甯古塔紀略桭臣漢槎子也

鄴侯外傳李泌母周氏旣娠凡三年方寢而生泌先是周每產必累日困憊惟娩泌獨無恙由是小字爲順

夢遊錄天寶初范陽盧子夢櫻桃青衣事與邯鄲盧生事絕相類

張道陵字輔漢沛國豐人也漢留文成侯九世孫時王莽禁名故東漢人名皆一字後漢書三國志亦作張陵附張魯傳而道家諸書俱曰道陵永平中拜江洲令謝官歸洛陽北邙山章帝和帝屢徵不就與弟子王長遊鄱陽泝流入雲錦山鍊九天神丹丹成而龍虎見山因以名子衡亦有道術世以符籙印劍相傳北魏太宗泰常八年立天師道場而張氏始顯然唐以前未嘗拜爵於朝宋元而後或號先生或封公或卹典朝服視侯皆出一時異數至明初更天師號給正一嗣教大真人印掌天下道教事與世襲　國朝因之

書臯陶謨巧言令色孔壬孔壬乃共工名見詩傳考補孔傳

訓爲甚佞蔡傳訓爲大包藏凶惡皆失考

昌黎縣有朴姓朴讀爲瓢乃高麗姓六合有朴姓見周櫟園書影中案集韻朴一作摟尤切音飃夷姓魏志建安二十年巴夷王朴胡舉巴夷來附古蕭尤二韻通瓢飃二音殆一字歟

樂亭城北十餘里昌黎界道旁有古冢巋然翁仲尙存相傳是李晉王墓村中有祠繪晉王及諸太保像村人皆李姓云其後裔案五代史晉王克用卒於唐天祐五年子存勗立葬之於雁門雁門去此甚遠何能至此此傳譌無疑然墓之所以譌與祠之所以建旣無碑碣可考亦不知始於何時

明季盜賊猖獗阮太冲憤兵驕將懦作女雲臺一卷以譏之

記中雜取古女子婦人建義旗滅盜賊諸事多至數十百人一時傳之

趙甌北古詩有云人日住在天但知住在地天者積氣成離地便是氣氣在斯天在豈有高下異試觀露生草蓬勃暢生意有屋以隔之不毛便如雞乃知地與天相距不寸許人生足以上卽天所涵被譬如魚在水何處非水味世惟覻天遠所以肆無忌案列子之言曰終日在天中行止張湛註曰自地以上皆天也甌北之詩蓋本此旨其理最爲明白歷代天文書志必言天地相去之數或云九萬八千里殊不足據

婦人相稱以姓必以夫家之姓冠於母家之上如云某某氏

是也漢楊彪夫人袁氏答曹公卞夫人書曰彪袁氏頓首頓首是以夫名其妻矣甚奇

宋史樊知古傳云知古本名若水字叔清因召見上問卿名出何書對曰唐尚書右丞倪若水亮直臣竊慕之上笑曰可改名知古知古頓首奉詔倪若水實名若冰知古學淺妄引以對人皆笑之案唐書倪若水字子泉觀其字又似當作若水疑宋史誤

陳士元字心叔楚之應城人所著詩文名歸雲集如干卷外有論語類考二十卷孟子雜記四卷易象鉤解四卷易象彙解二十卷五經異文十一卷姓匯四卷姓觿十卷名疑四卷

古俗字略七卷夢占逸旨八卷隄疾恒談十五卷楚故略二十卷彖教皮編六卷越絕書二卷荒史六卷世歷四卷江漢叢談二卷俚言解二卷奇語音義四卷獄紀六卷相傳先生覽揆之前一夕其父夢一老翁冠袍款戶而入自稱齊卿孟軻翌旦而心叔生其父遂字之曰孟卿後登嘉靖甲辰進士刺灤州己酉二月上丁有事孔廟分獻於孟子木主無故自仆翌爵皆墮地心叔惡之遂自免歸稱養吾子息影讀書故著述甚富見周櫟園書影今灤州志有傳然太簡略錄此以待後之修灤志者

坡公曰司馬長卿作大人賦武帝覽之飄飄然有淩雲之氣

近時學者作拉雜變便自謂長卿長卿固不汝嗔但恐覽者睗睡落牀難以淩雲耳余謂拉雜變好對詅癡符詅癡符三字見顏氏家訓

錢穆決一滯獄蘇長公譽之曰所謂霹靂手錢曰安能霹靂手僅免葫蘆蹄見明道雜志葫蘆蹄霹靂手亦是確對今蹄作提非也葫音鶻作胡讀亦非

明唐藩鎮國中尉碩爋字孔炎博通羣籍熟習國家典故旁通太乙壬遁百家之學辨識古器以手摩之即辨唐成王以經天王目之見周櫟園書影余輯異號類編時遺之故錄於此

永州知州某有母年八十餘度不得見其子而死旣殮髮一縷寄之而某居州如故唐公有懷時為守聞而惡之力請黜免上官曰是素無大過公曰一縷髮足矣過有大於是者乎卒黜之有懷為荆川尊人此事見櫟園書影錄出以為仕宦熱中棄親弗顧者戒

古有刲股以療親疾者韓昌黎尙以毀傷支體為不孝責之余讀宋史至呼延贊傳見其有刲股為藥療其子疾一事不知昌黎當此又將云何

人知郭景純善地理而不知其女亦善地理宋知州鄭建撰吳興郡城記云秦時為下菰城又為項王故城晉郭璞欲移

郡於東遷其女亦善地理啟璞無徙因舊址損益之可以永無殘破之虞璞從之初璞欲移城於東遷處立標輒爲飛烏銜去會其女又啟遂定於今處女號遷城小娘從璞廟祀

相雨書云河有三雲相連如浴豨三日必雨案此即世俗稽龍渡河之說所由本然必四周無雲惟天河中有黑雲東渡方是若遇此徵頃刻即雨不待三日也相雨書今不傳僅存此語

周櫟園曰江西之名殆不可曉全司之地並在江南不得言西考之六朝以前其稱江西者並在秦郡今六合歷陽今和州之境蓋大江自歷陽斜北下京口故有東西之名史記項羽本

紀江西皆反揚子法言楚分江西三國蔣濟傳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戸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晉書武帝本紀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穆帝本紀江西乞活郭敞等執陳留內史劉仕而叛時分北譙置陳留郡顧榮傳使江西諸軍函首送雒則兼指今江北淮南等處至宋以後始以九江豫章廬陵爲江西不得其解考之唐書貞觀十年分天下爲十道其八曰江南道開元二十一年又分天下爲十五道而江南爲東西二道江南東道理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後人省文直稱江東江西此江西二字之所本也今之作文者乃曰大江以西可發一笑

閩人李春明者爲人長厚間有談人曖昧事輒塞耳走人以李塞耳呼之見書影此亦異號類編所宜補入者

漢官儀云秦始皇上封泰山逢疾風暴雨賴得松樹因復其下封爲五大夫按五大夫蓋秦爵之第九級如曹參賜爵七大夫遷爲五大夫是也後人不解遂謂松之封大夫者五故唐人松詩有不羨五株封之句蓋循襲不考之過也

唐昭宗有弄猴能隨班起居號曰供奉及朱溫篡位諸臣盡拜猴獨以不拜見殺見於宋人小說人皆異之此適見以見昭宗之所以失天下矣禽荒之戒彰彰史冊昭宗之時何時也而尚惟猴是弄乎夫以山野之物置之殿陛而且賜之以

朕殊之以號昭宗所寵者猴故亦止獲猴之報耳衛之國亡於乘軒之鶴則唐之天下亡於供奉之猴又誰曰不然

近閱顧黃公白茅堂集中有秣陵謠四首蓋詠宏光時事也其一云倉皇國步竟何如爭道中興拓帝圖金榜高懸宏福字一時父老盡歡呼自註云乾清宮有高皇帝御書宏福齊天四大字時以爲讖又是元旦民間多書接禎迎福於門噫宏光以一無愁天子半載偷安謂足應此讖語殊屬可愧稱爲赧皇帝宜哉

又記異詩序云康熙七年戊申三月蘄之安平鄉蔡某家鴨卵有十七篆文款起其西村又一方卵或煮雞卵破之中復

得一卵六月十七日甲申地震雨穀釜底皆篆文不可識亦有作花卉狀者或曰雷部爲之不審何祥也詩云孟秋地震天雨穀釜底雷文不可讀春前東村覔伏鷄誰遣詩妖出覔腹西村方卵正傳看更有一卵卵中粥天公年老亦如人血氣妄行諸病出君不見宓羲未畫九與六鳥獸不狘亦不牘文字一興鬼夜哭自註云釜底文崇禎十二年十六年蘄州夔州蘇州皆有之陸燦庚巳編宏治末崇明縣申報民家有雞生卵而方破之一獮猴大如棗巡撫艾璞欲上聞巡水都御史陳璚曰怪物度已不存萬一下詔索奈何璞乃止自是四方災異多相戒不奏

蔡寬夫詩話白樂天晚年愛李義山詩曰我死得爲爾子足矣義山生子遂以白老名之長略無文性顧黃公白茅堂集有戲題李義山遺事詩云死生如臂屈伸間安得人人識舊鐶總是文人癡不了義山生子認香山卽指此

唐玄宗幸蜀未歸劍州葭萌永歸鎰昌界多虎嘉陵江忽有老婦人自稱十八姨恆來民家不飲不食每教諭曰但作好事莫違負神理若爲惡事我當令貓兒三五箇巡檢汝語畢輒不見事載唐人小說中今人皆知封家十八姨爲風神而此之十八姨未經人用故特爲拈出

同治八年八月十二日奉　上諭本月初三日山東巡撫

丁寶楨奏據德州知州趙新稟稱有安姓太監乘坐大船揑稱欽差織辦龍衣船旁插有龍鳳旗幟攜帶男女多人沿途招搖居民驚駭等情當經諭令直隸山東江蘇各督撫派員查拏即行正法茲據丁寶楨奏於泰安縣地方將該犯安得海拏獲遵旨正法其隨從人等諭令丁寶楨分別嚴行懲辦恭讀之下莫不額手稱快夫宦寺之賢者周之巷伯孟子晉之勃貂秦之景監楚之管蘇趙之繆賢漢之呂强唐之馬存亮嚴遵美後唐之張承業史傳以來僅有幾人而左悺李輔國郭元振魚朝恩輩則往往多有漢自武帝用宦者至桓靈設黃門北寺獄專主刑柄厥禍乃極唐自開元拜三品將軍

列爵執戟逑天祐放弑分崩易曰君子慎始又曰非一朝夕之故不其然歟有明五帝至於英宗任曹吉祥憲宗增置西厰自是兵刑重典多委奄豎神宗優柔不忍禍釀天啟聶使當時人主能禮法裁抑大臣體統自持戒覆車之轍誓履霜之懍何至遺禍若彼我　朝家法相承整飭宦寺有犯必懲法令至嚴每遇有在外招搖生事者無不立治其罪誠度越前代萬萬矣

蜣螂曝乾為末以鹿血調之曝乾可以代火藥但比硝磺力少弱耳又鳥槍貯火藥鉛丸後再取一乾蜣螂以細杖送入則比尋常可遠出一二步此物理之不可解者又水銀能蝕

五金遇之則白鉛遇之則化凡戰陳鉛丸陷入骨肉者剔取至爲楚毒但以水銀自創口灌滿其鉛自化爲水隨水銀而出以上三條俱見紀文達公灤陽續錄

止園筆談卷六

樂亭　史夢蘭　香厓

韓文公詩有曰我生之初月宿南斗蘇文忠公謂公身坐磨蝎宮故而己命亦居是宮故平生毀譽頗相似爲大磨蝎郎星紀之次而斗宿所躔也星家者說身命舍是者多以文顯以二公觀之其信然乎

王陽明答方叔賢云此事譬之養蠶但雜一爛蠶於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爲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品評一定便如黑白其間舍短錄長之意

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并石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參苓耆朮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豈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

地之涯爲邊衣之齊而緣也亦謂之邊凡器物之旁周遍謂之邊邊之云者中國之盡際外此則爲蠻爲戎爲羌爲狄先王亦不得而兼治之蓋越邊而求以爲衣求以爲器物不可也然物之壞也皆自其邊始

宋將堂翁嘗以禮部侍郎致仕居吳時胡文恭公守郡以其名德因即所居表爲難老坊蔣公愀然不樂曰此儒俗誇誕內不足而假之人以爲榮者何以至於我也胡公即爲撤去

嘗時以爲美談見文徵明與郡守肅齋王公書

海剛鋒直言天下第一事疏云陛下破產禮佛日甚室如懸磬十餘年來天下極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案奏對作如此言殊粗野不可訓

徐文長讀絳州園池記戲爲判云絳記何由爲人炙口昌黎偶爾於此龍睛壯夫不爲愧彫蟲小技之遑文公所謂合書門大吉之諧正好試官軋茁剌刷枉誣盤誥詰曲聱牙蘇鞨非眞空青是假離逃賈胡眼雙鴉子精明芒硝入兩大黃半觔且瀉夜叉泥一馬桶糨糊碎如丹砂磊塊宜用畫鬼書符

煮服必且殺人亦似假山巉巖強要興雲出雨細看總無活
物束之高閣毋乃太訶弄向孤琴無幾別調

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偽朝之語責備者謂其篤於孝而妨於
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偽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偽朝字蓋
晉改之以入史耳劉靜修詩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
屈人蓋指此類乎

宋之君崇禮儒臣過於漢唐正史之所遺者有二事其一真
宗臨楊礪之喪降輦步弔重其清介也其二富弼母卒仁宗
為之罷春宴二事雖三代令主不過此也其後徽宗之待蔡
京王黼南宋之待秦檜侂胄似道恩禮倍此然前之則如蕩

子之交狎客後之則如弱主之畏豪奴豈曰榮遇美事乎書之祇辱

余擬刻永平詩存求吾邑李西園方伯詩不可得僅登五古一首後閱江西通志見其題琵琶亭即用香山原韻一篇蓋𠣊宣豫章時所作也因補錄於此其詩云江州司馬玉堂客富貴平生未蕭瑟絲油湖裏載畫船綺羅二八鳴朱紘一朝謫官帝京別湓浦江頭對秋月地僻那聞絲管聲羈情欲寄無由發銀龍行酒餞客誰停舟脈脈如有遲皓月空江渺何見把盞無歡不成宴酒闌風荻響蕭騷吹送琵琶來水面伊誰操者京國聲初聞此調不勝情欲從捍撥發幽思更假寬

裝潑愁志質變展手不僻彈還訴中心可憐事曲終調改妙指挑哀音微激初絃幺司馬酸心淚如雨四座悲來悄無語此曲那堪復再彈雙憐玉筋垂銀盤江楓葉葉寒聲駛如吟水龍淒咽灘玉顏妙技兩奇絕彈指繁華已消歇遷客胡來悵恨生年復年兮無此聲茫茫今夕百感集何啻鵑血猿秋鳴贈君長句句如畫六百十字當縑帛蛾眉無復五陵歡淪落一同尊前白惟昔司馬元和中芙蓉為佩清輝容吟詩可領老嫗女託身每在蓬萊任五言一篇傳新聲仙韻長乞教坊部行吟忽製琵琶衣上書又遭漢相妒有唐詞人惜外遷謫居如公未易數乞身強健更蚤休山水園林絕塵污不將

出處異高懷甯爲升沈敢儻度何來軒車淹此邦頓覺襟情已非故丈夫不爲兒女泣肯溼青衫對商婦佐郡雖卑亦足爲人生寵榮有來去官況琴書鶴一船樂天解蘇州句鶴與琴書共一船我愛此語冰玉寒曠懷不起遷謫思隔船思婦誰能干我讀此詩深太息不爲鳳鳴甘唧唧樂天自許達者人如此悼傷豈達識五柳高風世莫京柴桑近接潯陽城巾車載酒得深樂撫琴要識無絃聲東坡居士南荒老但誇觀海艷平生大篇流傳寫肺腑金石聲破蟋蟀鳴江州二歲亦偶爾豈似此老頻顧傾還朝旋已歷淸要尙說南中不願聽樂天送客南遷詩我說南中事君應不願聽只今亭子江之滸琵琶故蹟猶分明登臨懷古各有

意不惜再和琵琶行達人自古皆有立輔時澤物乃其職官

守何分崇與卑夫無使向隅泣亭子淒涼何所遺峭峻古

碑苔紋湮

道光七年十一月回疆四城克復　命直隸總督那文毅

公彥成以欽差大臣往籌善後事宜未幾張逆就擒仍

命往治其事疏陳回疆積弊略言回人素恭順此次變亂半

由平日撫馭失宜參贊大臣等三年換班其才幹有爲者三

年中辦理未必遽善次者祗存五日京兆之見不肯認眞下

此竟有視爲利藪專工搜括者且各長其疆無維制考覈之

分不相顧忌應請分隸考覈俾有所糾察至各官原設養廉

不敷辦公總稍爲議增並準各大臣一律攜眷俾得久任其
事得壹意辦公　上韙其言如所請
嚴樂園廉訪諱如煜湖南漵浦人嘉慶五年以孝廉方正科
赴　廷試時川湖陝教匪方熾　制詔詢平定三省善後
事宜公對言軍興數載師老財匱以數萬罷憊之衆與猾賊
追逐數千里長林深谷中投誠之賊無地安置則已降復亂
流離之民生活無資則良亦從亂鄉勇戍卒多游手募充慮
一旦兵撤餉停則反思延亂如此則亂何由弭臣愚以爲莫
若仿古屯田之法三省自遭蹂躪逃亡各產不下億萬畝舉
流民降賊之無歸鄉勇戍卒之無業者悉編入屯團練捍衛

計可養勝兵數十萬餉省而兵增化盜爲民計無逾此奏上

睿皇帝親擢第一傳　旨次日詣軍機處俾畢所言公復條上屯政方略十二事　召見以知縣發陝西下其疏於三省大帥督撫令采行明年二月補洵陽縣縣宅萬山中袤延七八百里與湖北陝西邊界相錯官兵追賊急往來折竄皆道洵公力主堅壁淸野議相地險要爲寨堡選置團勇正副長且耕且守且戰設卡於高岡瞭望賊至舉礮一耕者斂農具舉礮二人畜皆歸寨堡舉礮三則團勇各據隘以守頃刻間警備遠數百里賊至無可掠則去去則出奇兵抄其尾覘其夕頓處多方擾之疲其力使不得休息又念賊

以劫掠爲生所至飄忽而官軍行必待糧故追常不及乃擇堅寨值兵衝者貯糧糗備供給由是聲息聯絡賊勢大蹙是年六月賊遂平

羅忠節公臨陣以堅忍勝如其爲學或問制敵之道曰無他觀大學知止數語盡之矣左氏再衰三竭之言其注腳也忠節諱澤南字仲嶽號羅山湖南湘鄉人

胡文忠公守思南日是時廣西賊大起永甯懷遠融縣環黎平西界皆賊公募壯勇扼隘防堵辦團練千五百餘寨建碉卡四百五十餘座連屯相望上言督撫請環邊要隘築堡守禦以爲言戰不如言守用兵不如用民用民力以自衞不如

先用地利以衞民數語眞不刊之論

施愚山先生嘗云終日不見已過便絕聖賢之路終日喜言人過便傷天地之和時以爲名言

陳亦韓謂論語賢賢易色主夫婦而言賢賢如關雎之淑女好逑車舝之令德來教好德非好色故云易色也造端夫婦其理甚大若賢人之賢則交友之一倫已括之矣案毛西河亦作此解

錢竹汀論易先天後天之說曰說卦傳言震東方巽東南離南方乾西北坎正北艮東北惟不見坤兌二方兌爲正秋則必正西方矣坤介離兌之閒亦必位西南矣伏羲以來蓋已

有之伏羲以木德王而傳稱帝出乎震是震東巽東南之位必出於伏羲不嘗別有方位也宋初方士始言先天圖而儒家尊信其說欲取以駕乎文王周公之上毋乃好奇而誣聖人乎天地水火雷風山澤各自相對本無方位之可言後儒援天地定位四語傅會先天之說尤爲非是夫天高而尊地下而卑古今不易之位也地勢北高而南下君位北而南面臣位南而北面信如乾南坤北之說上下顚倒甚矣安得云定位乎

孫淵如先生以乾隆五十二年　賜進士第二人授編修五十四年散館試厲志賦用史記䵝䵝如畏語大學士和珅疑

爲別字僅二等以部曹用故事一甲進士改部或奏請留館時和珅知其名欲令屈節一見終不往曰吾寧得　上所改官不受人惠也遂就職又編修改官可得員外郎前此吳文煥有成案或謂君一見當道即得之曰主事終擢員外何汲汲爲自是編修改主事遂爲成例

洪稚存先生成乾隆庚戌進士　賜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嘉慶已未教習庶吉士時川陝賊未靖先生欲有所獻替顧編修例不奏事乃上書成親王暨當事大僚言時事冀其轉奏謂故貝子福康安所過繁費州縣吏以供億致虛帑藏故相和珅擅枋時達官淸選多屈膝門下列官中外者四十餘人

未復指斥　乘輿有羣小熒惑視朝少晏詣成親王以聞有
旨軍機大臣召問詰日覆奏落職交刑部治罪先生就逮
西華門外都虞司羣議洶洶謂且以大不敬伏法其友趙中
書懷玉見先生糜粥藉藁坐大哭投於地不能言先生笑字
謂趙君曰味辛今見稚存死耶何悲也頃之承審大臣至有
旨毋用刑先生聞宣感動大哭自引罪坐身列侍從用疑
似語謗君父大不敬議斬立決奏上免死戍伊犂將軍某妄
測
聖意奏請俟君至與以法先發後聞得　旨嚴飭不
行明年京師旱　詔減釋軍流不雨朱文正奏安南黎氏二
臣忠於其主久繫獄請釋之又不雨　上乃手詔赦先生

是日沛然雨遂須　諭言天人感應之理至捷誠臣工弗以言爲諱　御製得雨紀事詩有亮吉原書無違礙之句有愛君之誠實足啓沃朕心已將其書裝潢成卷常置座右以作良規之誈　仁宗之容直臣超越前古而先生亮節實能上格天心云

湯文端公在經筵日時尚書英和以州縣陋規日盛奏請分別查明以定限制公奏言陋規皆出於民州縣猶未敢公然苛索恐上知之而治以罪也今若明定章程卽爲例所應得勢必明目張膽求多於額例之外雖有嚴旨不能禁矣況名目碎雜所在不同遂一檢察轉滋紛擾殆非區區立法所能

限制也時總督孫公玉庭蔣公攸銛尚書汪公廷珍俱先後
奏阻公疏入　上手諭曰朝有諍臣建章入告使朕胸中
黑白分明無傷於政體不勝欣悅之至下所司議敘
何文安公凌漢督學山東時每試日靜坐堂皇被閱胥役悉
閉置一室嘗奏云場中多一查弊之人卽多一作弊之人又
云臣以爲防弊之道苛挈其要領無事煩苛　手勅褒許
甚渥
金法士夫無免捶撻者太守至提同知又聞宰相亦不免惟
以紫襆藉地少異庶僚耳見宋樓鑰北行日錄
啓母石事見淮南子云禹治洪水通轘轅山化爲熊謂塗山

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此又因春秋左氏傳鯀化黃熊語輾轉附會者也

鈷鉧潭在郴州東百里餘山下方圍十餘里其旁石壁峭立泉深莫測永州鈷鉧潭不稱大觀柳子厚有愛斯名移稱永郡耳

雲南麗江府在前代爲土府初姓麥明太祖始易爲木木氏諸宅多東向以受木氣也自漢居此二千載宮室之麗擬於王者蓋大兵臨則俯首受紲師返則夜郎自雄故世代無大兵燹且產鑛獨盛故其富冠諸土郡其地止分官民二姓官

姓木氏姓和無他姓者人極畏出痘每十二年逢寅出痘一番互相牽染死者相繼然多避而免者故每遇寅年未出之人多避之深山窮谷不令人知都鄙間有一染痘者即徙之九和絕其往來道路爲斷其禁甚嚴九和者乃其南鄙在文筆峰南山大谷之外與劍川接壤之地

滇南村墟有名十五喧者喧者取喧聚之義謂衆之所集也其人皆夷

象黃者牛黃狗寶之類生象肚上大如白果最大者如桃綴肚四旁取得之乘其軟以水浸之製爲數珠色黃白如舍利堅剛亦如之舉物莫能碎之矣出自小西天彼處亦甚重之

惟以與佛殊不他用也又云象之極大而肥者乃有之百千中不得一其象亦象中之王也

今之官斛規制起於宋相賈似道元至元間中丞崔彧上言其式口狹底廣出入之間盈虧不甚相遠遂行於時至今不改

今世俗與賓客共食有拱筯相候之禮其來已久明徐禎卿翦勝野聞翰林應奉唐肅初以失朝坐免官歸鄉里太祖重其才再召入嘗命侍膳食訖拱筯致恭帝問曰此何禮也肅對曰臣少習俗禮帝怒曰俗禮可施之天子乎罪坐不敬謫戍濠州

侯旬西樵野記舊制生員惟有廪膳增廣廪膳有缺增無缺成化初京師語曰和尚普度秀才拘數禮部姚夔請奏故附學立焉

明胡應麟甲乙剩言有一邊道轉御史中丞作除夕詩曰幸喜荆妻稱太太且斟柏酒樂陶陶蓋部民呼有司眷屬惟中丞以上得呼太太耳故幸而見之歌詠讀者大爲絕倒案漢哀帝尊祖母定陶恭王太后傅氏爲帝太太后後又尊爲皇太太后此婦人稱太太之始也古者婦人稱太最重故列侯夫人非子復爲列侯不得稱太夫人見漢書文帝紀注今則無貴賤皆稱太太矣近廣東某洋商黃埔竹枝詞云文畳看

到中艙貨太太今年稅較多初不知所謂後閱粤海關報稅單開載某船太太十二名該稅九十六元之數始知外夷因中國婦人尊稱太太故帶來夷婦皆呼太太以示矜貴也

李詡戒庵漫筆東人吳門十萬家家家爆穀卜年華就鍋抛下黄金粟轉手翻來白玉花紅粉佳人占喜事白頭老叟問生涯曉來妝飾諸兒女數片梅花插鬢斜此爆孛婁詩也錄之以觀風案爆孛婁即今俗所稱爆花也

北曲中有全賓全白兩人對說曰賓一人自說曰白

陸深春風堂隨筆方言以十二生肖配十二辰為人命所屬莫知所起周宇文護母留齊貽書護曰昔在武川鎮生汝兄

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當時已有此語北狄中每以十二生肖配年爲號所謂狗兒年羊兒年者蓋此皆胡語耶

早道行旅往宿曰下店午飯曰打尖案詩出宿于干飲餞于言出宿于濟飲餞于禰爾雅釋詁餞進也疏餞者進飲食之名也疑打尖當是打餞

俗凡小兒女噴嚏呼千歲乃大吉考燕北錄戎主太后噴嚏近侍臣僚齊聲呼治夔離猶漢呼萬歲也俗蓋本此

西湖志餘杭人言胡說曰扯淡

四月八日爲浴佛日案宋書劉敬宣傳敬宣八歲喪母四月

八日見衆人灌佛乃下頂上金鏡爲母灌佛即鑄金象佛也文選七命乃鍊乃鑠萬辟千灌王粲刀銘灌辟以數皆鑄之義也今人以浴佛爲洗浴之浴誤矣

夷堅志江淮閩楚間商賈涉歷遠道經月日久者多挾婦人俱行供炊爨薪水之役夜則共榻而寢如妾然謂之婿子大抵皆末娼也

夷堅志丙集下載興化軍海口舊有林夫人廟靈異素著凡賈客入海必致禱祠下戊集上又載紹興三年福州人鄭立之自番禺泛海還鄉次莆田境浮曦灣舟師詣崇福夫人廟求救護得三吉珓又云夫人今進爲妃案此當即今之天后

頃閱安福鄒樂生根當然耳一書載有女知縣劉世瑛事言世瑛錢塘人父爲瀘州刺史爲捐例謁選納溪單騎赴任政尙猛後跡露藩司某援他案劾去之案此與南史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爲丈夫事極相類亦人妖也婁逞附崔慧景傳

人知有草驢而不知有草馬三國志杜畿傳云課民畜牸牛草馬

薄笨車一作薄畚車見三國志註

黃瑜雙槐歲抄宣德中賜太監陳蕪兩夫人失偵初賜故太監吳誠妻兩京第宅莊田見水東日記諸書予家高力士傳河間男子呂玄晤吏京師女國姝力士娶之元晤擢自刀筆

吏至少卿李輔國傳旨爲娶元擢女爲其妻擢以故爲梁州刺史朱子語類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溫皆衰絰臨哭由是觀之椓人有妻古今所同也京師人謂此曹男性猶在必須近女豈其然乎

蘇祏逌旃璣言天如覆釜蓋其覆也天如倚蓋語其欹也天如旋磨語其行也天左旋水右旋相激也日月星辰皆隨天左旋謂之右旋遲速相形則速者爲左遲者爲右非眞右旋也兩船同行速者如進遲者疑退雲月相薄雲行如進月止疑退

秦始皇坑儒說者謂設爲陷阱而殺之愚以爲坑者只是掩

其不知而加害也非眞掘土而爲坑也今民間訟牒亦有坑陷之詞卽是此意此坑字當作虛活字看如古云聲色溺人非眞溺於水也且晝之梏非眞梏以刑也不然白起坑降卒四十萬於長平項羽坑降卒二十萬於新安設使掘土爲坑若是其廣大彼降卒豈不知之又豈肯帖然束手而就死乎

桓譚新論余於劉子駿言養生無益其兄子伯玉曰天生殺人藥必有生人藥也余曰鉤吻不與人相宜故食則死非爲殺人生也譬若巴豆毒魚礬石賊鼠桂害獺杏核殺豬非故爲作也

冬至陽動於下推陰而上之故寒於上夏至陰動於下推陽

而上之故大熱於上

公冶長解豬語見皇侃論語疏可與介葛盧聞牛鳴作的對

有關關子作日記冊云某日買燒酒四兩食之人遂傳爲笑柄而不知未可非也于定國傳曰定國食酒數石不亂柳子厚序飲亦云吾病痞不能食酒則酒之言食其來有自

古書名家皆有代筆蘇子瞻代筆丹陽人高述趙松雪代筆京口人郭天錫董華亭代筆門下士吳楚侯

唐呂溫作由鹿賦曰由此鹿以致他鹿故曰由鹿案說文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名圝圝音由呂得其意而不知說文有此圝字也

隋梁毗爲西寗刺史諸夷酋長以金饋毗引之坐側慟哭相戒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耶亟返勿綏高風染俗聲稱至今州峒寨祠歌連谷應嗚呼嗟貪梟如醜者安得起梁毗而哭之廣西苗峒有哭金祠見鄺湛若赤雅

司馬溫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又曰言不可不重也夫鐘鼓叩之而後鳴鏗訇鏜鞳人不以爲異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耶可以言而不言猶之叩而不鳴也亦爲廢鐘鼓矣又無爲贅曰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已功成在天夫復何爲莫非自然

此數則皆格言中之淺近可行者當書之座右惟是受人恩而不忍負一語其中正自有道當受恩之時當審視其人可受而後受之若不可受而亦受而時存不忍負之心必至牽纏局蹐身敗名裂載胥及溺不可不愼也。

昔人云富貴原如傳舍惟謙退謹愼之人得以久居身在富貴中者當時誦其語

陳眉公曰醫以生人而庸工以之殺人兵以殺人而聖賢以之生人

明朱忠莊公之馮在疚記云持介行者不周世緣務獨立者不協衆志小人相仇同類相忌一人扇謗百人吠聲乎嘗身

試其苦者數矣故君子觀人則衆惡必察自修惟正己而不求於人又曰待小人尤宜寬乃君子之有容不然反欲小人容我哉

薛文清公曰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媼宜疏絕至於匠藝之人雖不可缺當用之以時不宜久留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不非儒者或假文辭字畫以謀進一與之款洽卽隋其術中如房琯爲相因一琴工董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疏絕亦淸心省事之一助薛公此語切中宦貴人之病然此等事習而不察者甚多及覺悟而後悔亦

已晚矣

名利兩字原人生不可少之物但視其公私之間而已夫好名而忘利者君子之道也好利而忘名者小人之道也求名而計利計利而求名者常人之道也吾見名不成利不就者有之矣未有不求名不求利者也若果不求名不求利不為神仙定似禽獸

宋洪邁對雨編云士之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為參軍方其據几正坐噫嗚訶箠羣優拱而聽命戲罷則亦已矣見紛華盛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壯盛晝夜出遊若恐不暇燈收花暮輒悵然移日不能忘老

人則不然未嘗置欣戚於胸中也覩金珠珍玩當如小兒之弄戲劇方雜然前陳疑若可悅卽委之以去了無戀想遭横逆機穽當如醉人之受駡辱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酒醒之後所以爲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損哉

明敖英綠雪亭雜言云提學彭雲田嘗語予曰君子提筆撰文字凡是非毁譽之間不宜草草恐不其然終當噬臍予退而思之如陶穀悔作禪詔孔文仲悔作伊川彈文朱文公悔作紫岩墓碑陸放翁悔作南園記姚雪坡悔作秋壑記李西涯悔作玄明宫記諸公當日無乃失之草草或者亦有不得已而然乎

宋葉夢得玉澗雜書云華陀固神醫也然范曄陳壽記其治疾皆言若發結於內鍼藥所不能及者乃先令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割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裂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此決無之理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形而形之所以生者以氣也陀之藥能使人醉無所覺可以受其刳割與能完養使毀者復合則吾所不能知然腹背腸胃既已破裂斷壞則氣何由含安有如是而復生者乎審陀能此則凡受支解之刑者皆可使生王者之刑亦無所復施矣太史公扁鵲傳記虢庶子之論以爲治病不以湯液醴酒鑱石撟引而割

皮解肌扶延結筋湔洗腸胃漱滌五臟者言古俞跗有是術耳非謂扁鵲能之也而世遂以附會於陀凡人壽夭死生豈一醫工所能增損不幸疾未必死而為庸醫所殺者或有之矣未有不可為之疾而醫可活也方書之設本以備可治之疾使無至於傷人而已扁鵲亦自言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當生者越人能起之耳故人與其因循疾病而受欺於庸醫好奇無驗之害不若稍知治身攝生於安樂無事之時以自養其天年也

馬騎上等牛使中等人用下等此至言也馬取其行遠牛取其負重人取其安分若黠奴悍僕智過其主未有不為其慝

弄者昔司馬溫公畜一老僕幾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見而教之遂改稱大參相公公驚問故歎曰可惜老僕被蘇東坡教壞了然被人教壞猶可今之奴才其教壞主人者多矣可爲三歎

蘇沈良方前日與歐陽叔弼晁無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余病目昏數以熱水洗之文潛曰目忌點洗齒便漱琢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此頗有理

明畫錄陳仲醇畫山水涉筆草草蒼老秀逸不落吳下畫師恬俗魔境自言儒家作畫如范鴟夷三致千金意不在此聊

示依倆又如陶元亮入遠公社意不在禪小破俗耳若邑邑相尙便與富翁俗僧無異故其書皆在筆墨畦徑之外

佛氏有三戒曰貪嗔癡又曰淫殺盜然非佛氏之戒也而吾夫子之戒也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色始於癡極於淫鬬始於嗔極於殺得始於貪極於盜人能受孔子戒便可立地成佛矣袁中郎又云睡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想動之時血氣方剛戒之在怒及其久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勞三戒亦可作養生主

方遜志云杜子美論書則貴瘦硬論畫馬則鄙多肉此自其

天資所好而言耳非通論也大抵字之肥瘦各有宜未必瘦者皆好而肥者便非也譬之美人然東坡云妍媸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輕又曰書生老眼省見稀畫圖但怪周昉肥此言非特爲女色評持以論書畫可也予嘗與陸子淵論字子淵曰字譬如美女清妙清妙不清則不妙予戲答曰豐艷豐艷不豐則不艷子淵首肯者再

牛馬者家畜也縱之坰牧則得鷹鸇者野鳥也一爲紮絆則馴此收放心之說也

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勝者所用敗者之棊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陵雨士嘗言田父語農事必非豳風佁人道農居事定非食

貧志眞君名言

吳穀容曰豪於文者每以慶祝祭頌而濫故文日卑雖美而不足重也豪於財者每以宴遊聲伎而濫故財日糜雖惠而不見德也文與財皆天所與文以表幽隱財以濟貧窶卽於天爲不愧於人爲不怍焉

畢柯山曰吾有三恨恨天上星不能助日月光恨人間草不能代稻粱味恨後世文不能補聖賢叙三恨消矣六止得焉遇縱欲者行則止遇利口者言則止止於高不必據其巔止於卑不必探其淵止於可止守吾身以知足止於可不止讓

衆人以有餘

顏氏家訓云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如窮流鹿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當爾之時誠駑材也父母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

自求諸身耶嘗曰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習而可
貴者無過讀書也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
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煖而惰裁衣也　蕭伯
吉曰世家子弟錯以數百卷書浸貫於胸中雖悠悠忽忽土
木形骸而運神自出今乎膏沐研皮牢裹凝骨何異陶公所
云舉體自貨迎送恬然者也明呂近溪先生小兒語云既做
生人便有生理個個安閒誰養活你世間生藝要會一件有
時貧窮救你患難飽食足衣亂說閒耍終日昏昏不如牛馬
今之膏粱子弟紈袴兒郎車馬衣服惟欲上人而叩其中藏
空洞無物讀此能無汗下

蒼城劉學山先生一峯云鄧攸爲太守不受祿而載米以食洪規罷郡不使人知其清而載土以歸鄧過於爲名而洪過於逃名也夫清美名也而可避乎哉清非不美名也而可逃乎哉避一日之廉名而蔑視先王養廉之典則所得者小而所損者大矣載土以歸者吾尤惑焉將使人不知爲士耶是示人以貧也使人知爲士耶是示人以詐也載米以往何如琴鶴之隨載土以還何如圖書之雅二子清則有之皆未適於義也

陳幾亭外書云凡註釋聖經序例宜在後自所撰著則序例宜在前而程胡朱蔡皆弁序例世家列傳於聖經本文之前使

以者開卷不見聖經愚意未安也孔子繫辭說卦即後世序例之屬皆次於卦彖爻之後此釋經之祖矣起諸賢於千載當謂如何

財所以為用不用則與無財同然用非奉身也世俗看財不破者既梂藏之朽蠹而看破者又僅自奢其身一關及物仍復靳惜以此為看破其蠱惑彌深矣

俗子治生精明之處多是刻寬厚之處多是昏若能瑣屑不較而不失精明涇渭了然而務從寬厚雖曰治生抑亦通於學矣

愛惜暴殄本是兩意愚者有時合成一病如飲食剩餘宜趁

鮮香之時分給於下敝衣故履未至無用宜散與僕從或貧寒之人每見婦人慳吝愛惜將餘食珍藏夏不過一日冬不過十日皆腐敗矣衣履破敝欲藏之篋笥則不必欲與人則不能推閣閑處蠹其朽爛使人不得受其養物不得伸其用是皆以愛惜爲暴殄者也

葬師言禍福多本於景純之經然試與百人分謀之無一人同者所云龍穴沙水向背如枘鑿齟齬之不相入其說業已難擇加以日者配以年神方煞吉神祗百二十凶神倍之規避實難以是不克葬者多矣世傳景純墓在金山足遁於詭奇況啓南詩氣散風衝豈可居先生埋骨理何如日中數莫

逃兵解世上人猶信葬書如叩晨鐘寐者可以發深省矣中心叟墓前無地拜兒孫一語亦足發笑中心叟日本使臣有弔郭璞墓詩

詩小序必不可廢古今通儒論皆如此然如郝楚望之每一詩必駁朱註亦自不可常熟顧大部仲恭欲刊定一書用毛傳爲主毛必不可通然後用鄭毛鄭必不可通然後用朱毛鄭朱皆不可通然後網羅羣說而以己意折衷之嚴粲詩緝作於朱注之後獨優於諸家大全之作敷衍朱註全無發明用覆醬瓿可也此論甚公

徐神翁謂蔡京曰天上方遣許多魔君下生人間作壞世界

蔡曰安得識其人徐笑曰太師亦是宋水滸傳傳奇首述洪走妖魔意亦本此然不識蔡京爲是天罡爲是地煞耳神翁語見錢氏私誌

稗官小說不盡鑿空必有所本如施耐菴水滸傳微獨三十六人姓名見於龔聖予贊而首篇敘高俅出身與揮麈後錄所載一一脗合俅本東坡小史工筆札坡出帥中山留以予曾子宣辭之以屬王晉卿晉卿一日遣俅送篦刀子於端王邸值王在園中蹴踘俅睥睨之王呼來前詢曰汝亦解此耶曰能之令對蹴大喜呼隸云往傳語都尉謝篦刀之貺并送人皆輟留矣踰月王登大寶眷渥日厚不次遷拜數年間持

節至使相傳所云小蘇學士即東坡而稍變其文耳都尉自

詭也徐當貴不忘蘇氏每子弟入都問卹甚厚亦有可取時

眾師成自詭東坡之子二人皆受其撫權勢而叔黨卒終於

小官可以知其賢矣或謂二蘇黨禁方嚴李公麟遇蘇氏子

弟至以扇障面而過之坡族孫元老上時相啓乃至云念與

黨人偶同高祖此輩愧俅所成不亦多乎鄒浩道鄉集有高

俅轉官制

張伯雨句曲外史集中有魏國趙夫人管君挽詩落句云千

秋鄉中名不沒墓有通兒書老銀自注歐陽率更子通自書

母夫人銘夫人諱老銀

宋張忠文公叔夜招安梁山濼榜文云有赤身為國不避凶鋒拏獲宋江者賞錢萬萬貫雙執花紅拏獲李進義者賞錢百萬貫雙花紅拏獲關勝呼延綽柴進武松張清等者賞錢十萬貫花紅拏獲董平李進者賞錢五萬貫有差今鬭葉子戲有萬萬貫千萬貫百萬貫花紅遞降等采用叔夜榜文中語也

東坡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言畫貴神詩貴韻也然其言有偏非至論也晁以道和公詩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其論始為定蓋欲以補坡公之未備也

呂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其母劉氏不協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之劉誓不嫁及蒙正登仕乃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之近世傳奇饐瓜亭亦緣此附會也

穆傳古字

滜　河宗迎接章天子舍於漆滜疏滜古澤字

曶　披圖視典章搢曶註長三尺杼上推頭之一名珽亦謂之大圭曶音忽疏曶今作笏

㫺　披圖視典章女當亦致用㫺事疏㫺同昔古時字

洔　濟河伸乘章以飲於枝洔之中註水歧成洔洔小渚也音止疏即沚字

膏　膜疊居慮章膏余之人居慮註古疇字居慮疏言疇國之君居慮也慮平聲

丌　赤烏之人章封丌璧疏丌古其字

隊　賓西王母章山隊自出隊古陵字

㳍、　憂吟世民章流涕㳍隕㳍音忽疏言忽然隕涕

璐、　曠野大獵章王勅七萃之士于羽璐之上註下有羽陵疑亦同疏郭疑璐卽陵字也

泼䰀　重䰀氏章至於長泼重䰀氏之西疆註泼山名从泼省音岌疏重䰀國名从䰀省音蝩

瑕瑰无璯徽　又瑕瑤琅玗玪璁无璯玗琪徽尾凡好石之

器於是出註皆玉名疏瑕說文作玫音没玉屬瑤玉之美
者也註玪瑭音鈐勒瓀疏說文曰玪塾石之次玉者音鈐勒
瓀今作瑌說文曰石之次玉者音渜註以玪瑭音瓀瑭當
是瓀字也亢古天字郭以瓀音瓀瓀近智周書世俘解𤨏
天智玉之上天美者也𤨏中从彔古䄷字遍綠亦从之舌
有結綠今之翡翠玉也𤨏音綠
鮷鵟　又天子觴重𩒇之人鮷鵟疏其君名音鮷鵟
筍𡾊　又筍𥲅桂薑百𡾊疏筍古筍字𡾊石鼓文作𡾊音𧶘
量名
䋣　又絲䋣雕官疏䋣音縚今之絲縚流蘇也官之織成者

雕畫今名克絲

[illegible] 又處以黃朱[illegible]錄采疏黃朱[illegible]錄采[illegible]仍為璅同藻而字屢變者古人寫字不拘一定之畫也黃朱錄者黃為黃色朱為青色錄為白色蓋三采也

䮑驪俄匘匘 八駿翔行章右服䮑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俄天子主車造父為御匘匘為右註䮑騮疑驊騮字驥古驥字俄古義字音俄疏列子作造父為御𦠆匘為右則匘同𦠆音齊匘同匘音丙

𤔲 巨蒐𤔲奴章至於巨蒐之人𤔲奴疏巨卽渠蒐卽搜國名𤔲奴其君之名也說文叒讀若弱日初出東方湯谷所

登搏桑죠不也篆形今稱若木字从죠罔者言若水之義不流爲奴故曰獨奴當亦睗

衡鏙嬰緦　又衡鏙嬰鏙珌佩百隻疏衡鏙嬰緦皆玉器嬰同彙緦言其璧形如蜎㶜文針起如磔也鏙玉卮匜也音貽衡古僮字衡緦者僮僕所捧之玉匜也嬰抑或爲男穉典作偒

𩰫𩰫　又𩰫𩰫十篋詿疑此紵葛之屬疏郛見以篋貯遂疑爲紵葛恐不然也好獻六種五皆以玉不應後薦紵葛𩰫同遳爲冕旒之旒幾十二小玉𩰫同玭佩玉之細者故以篋爲量而貯之猶之以斛量珠

䰱　又賜之銀木䰱采疏䰱猶魑也文畫之變也解見前

[illegible]膂　河宗歸邦章乃遂絕[illegible]膂之谷忐屢二音

豰琱　又已至于豰琱河之水北阿疏豰琱者漆洛也

[illegible]　又爰有[illegible]溲之□註今有渠搜國疑[illegible]渠字疏郭說非也其字从炭从昜从水盡湯泉也溲浸沃也[illegible]古湯字

斵　又斵多之汭註汭水涯斵音伐

陖　休淺澤章陖翟致賂註陖翟隗姓國也音峻

[illegible][illegible]　宿祭章祭公飲天子酒乃歌[illegible]古昊字天之詩天子命歌南山有[illegible]註詩頌有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疑祭公以此規諫也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

之甚以啓祭公之言然皆古字難曉所以未許疏絫毗字

以西山所以象高爲臺臺天須所以从毛

䭫 虎牢章奔戎再拜䭫首䭫古稽字

防 次宿閼告章天子乃宿于防郎房字

菞 帝臺褻章讀書於菞丘註菞音梨疏菞丘州黎丘也